

韩国古代文人对屈原“美人”意象的接受

정해령*

< 차례 >

1. 引言
2. “美人”意象之文学内涵
 - 2.1. 《诗经》之“美人”象征
 - 2.2. 《楚辞》之“美人”意象
3. 韩国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
 - 3.1. 韩国文学作品中屈原形象之诗学内涵
 - 3.2. 韩国文人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与拟骚作品的出现
4. 韩国诗歌对“美人”意象隐喻关系的接受
 - 4.1. 郑梦周对“美人”意象的接受
 - 4.2. 郑澈对“美人”意象的接受
5. 结语

<국문초록>

굴원의 부(賦)에서 여러 여성 인물을 형상화하였는데, 그 중 “미인”의 형상은 가장 대표적인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 “미인”의 형상은 《시경》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가며 현실주의를 지니고 있는 《시경》에서 “미인”에 대한 묘사는 현실 생활 속에 진실한 사람과 관련된 것이다. 굴원은 중국 시가(诗歌) 역사상 최초로 “미인”을 의식적으로 아름다운 정치와 밝은 군주의 상징으로 비유하였다. 아름다운 정치와 밝은 군주라는 이상을 추구했던 굴원이 비록 현실 속에서 여러 번 좌절당하지만, 아름다운 정치를 추구하는 그의 숭고한 정신은 세인들의 경앙을 받아 왔다. 이에 굴원의 “미인” 형상은 후세 및 국내외의 문학에 깊은 영향을 끼쳐 역대 문인들이 본보기로 삼아 학습하는 문학전범이 되었다. 특히 굴원과 그의 작품이 《문선(文选)》을 통해 한국 문학계에 들어

*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 中国文化及屈原研究所

왔을 때, 한국과 초나라의 정치 환경이 서로 비슷하였는데, 한국의 문인명사들은 불안정하고 부패한 사회 환경 속에서 정신적으로 위로해줄 약을 찾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초사》에 나타난 굴원의 충정한 애국심은 특별히 추앙을 받았고, 생사의 선택에서 굴원이 보여준 굴절된 인격의 가치 및 그의 작품에서 향초 미인으로 비유한 군신과 이상에 대한 추구 등에서 드러난 인격적인 매력은 역대 한국의 문인묵객을 감화시켜 그들이 잇따라 《초사》와 관련된 내용을 소재로 의소(擬騷), 조소(吊騷) 등 문학 작품들을 저술했다. 고려 시기와 조선 시기에 “미인”의 형상을 소재로 한 작품들이 많이 나타났으며, 이러한 작품들의 출현은 한국 한문학과 시가 문학의 발전을 크게 촉진시켰다.

핵심어 : 굴원, 한국 시인, 미인 형상, 수용

1. 引言

屈原作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以其正直高洁的人格, 不朽辉煌的著作, 创造了“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的楚辞。屈原在作品中对于“美人”意象的书写运用, 则以浪漫主义精神, 通过对“美人”的祈望与爱慕的形式而引述于诗中, 或以篇名直接命以“美人”一词, 如《思美人》。关于其作品中的“美人”意象所蕴含的喻义之所指, 则或喻君, 或喻美善, 或自喻, 虚实交构, 从而使“美人”意象更加丰富。

屈原通过作品中的“美人”意象所表现的喻意与丰富的艺术形象, 成为文人骚客文学意象的一个重要题材。“灵修美人, 以媲于君”的运用, 使得“美人”意象成为历代士大夫寻求君臣遇合的政治隐喻符号, 从而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以“美人”为主题意象的写作风格。因此, 屈原的“美人”意象有着传承的作用, 一方面“表现在诗、词等作品当中, 呈现诗意化的美的形象, 另一方面,

在小说戏曲等文学形象中，化身为情欲的象征”¹⁾。从现实到浪漫，从美人的形象到情爱的象征，从美善追求到忠愤喻意的寄托，倾诉了诗人知音难遇，无诉孤苦的落寞之感，读来悱恻动人，从而缔造一个成功的文学典范。

随着《楚辞》的传播，对各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邻近国——韩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历史的发展，促使韩中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因此《楚辞》随着《文选》典籍的而传入韩国，使得韩国文人较早的接触屈原及《楚辞》，通过研究《楚辞》，他们被屈原作品内容所体现的屈原崇高的精神所受鼓舞，于是他们纷纷撰文来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其研究成果都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特别是在高丽末期与朝鲜时代的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以“美人”命题的系列诗作。

2. “美人”意象之文学内涵

古代文人们对美人的追求与爱慕并不是完全表现在声色之美的纯生理或者纯感官的嗜好之上，它同时也表现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之中。将“美人”作为文学作品之描写对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后来经过不断的运用，使它具备原有意象特征，此类意象始于《诗经》作品。

2.1. 《诗经》之“美人”象征

美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学概念，它即可以指生活中的美人，同时它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古代诗词中人“美人”描写，成为了一种文学象征。文学创作中的“美人”形象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具体的。因此，具有浓厚现实主义的《诗经》中的“美人”形象描写，都是依据现实中的真实人物而描写的。在《诗经》的作品中描写“美人”的

1)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篇章有四篇，其中描写美人形象有时是雍容华贵的夫人，有时又是清扬婉约的青春少女，如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庄姜之美貌的一段文字：“硕人其颀，衣锦褰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鲔发发。葭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²⁾诗中的庄姜是现实生活中的美丽贵夫人，是在生活中集美丽与华贵于一身的女子。诗中通过对手、肤、领、齿、首、眉、笑容与眼神的生动的比喻描写，使庄姜之美更加具体与立体化。《卫风·硕人》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描写女性美貌的诗歌，也开启了后世文人描写美人的先河。又如《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³⁾此诗所描写的美人，是情人眼里的美女，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清扬婉约的青春气息。朱熹注曰：“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⁴⁾。又如《诗经·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⁵⁾朱熹注曰：“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⁶⁾。《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萹。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⁷⁾朱注：“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言彼泽之陂，则有蒲与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见，则虽忧伤而如之何哉？”⁸⁾根据朱熹《诗集传》之解释，

2)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6页。

3)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55页。

4)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56页。

5)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4页。

6)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4页。

7)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84页。

这四篇作品中的“美人”意象并不都是来表达对“君王”之思的，这些诗中的“美人”意象，有时只是一时偶然起“兴”如《诗经·野有蔓草》，这四篇诗中并不都是有意作比，美人做为视觉实体这个最原初、最基本的意义时，《诗经》中所描写的这种美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洋溢着青春感的节律，使人感到美人之体与美人之面而让人赏心悦目，唤起人们对美的本能的愉悦和对美的憧憬和追求。

《诗经》中关于对“美人”的描写，有的是通过直接描写来表现“美人”的美，有的则是通过间接描写来展现“美人”的美。如《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作者把诗中美人的眼波流转这种细微的动态之美淋漓尽的展现出来。《诗经》中的美人给人的美感特征主要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快感，或者说只是视觉中的美人的“自然的人”。因此，这可说明在《诗经》时代，以“美人”寄托喻意的文学意象并未完整的建立起来。

2.2. 《楚辞》之“美人”意象

“美人”意象在屈赋中出现，使屈赋中人物赋予新的价值意义。读屈原作品最让人们感动的就是屈原崇高的忠君爱国之精神，屈原的作品往往是通过“美人”抒情言志的方法，来抒发自我情怀，屈原在作品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正直、高洁、热情、不肯在权贵面前折腰的高大形象。他的高大形象在于他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并且屈赋中最感人的是他把作品中这一抽象的理想，通过用现实中的“美人”形象来替代。表达作者之理想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理想的作品，其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屈赋的理想特点，就是他把自己理想赋予在美女的品格之上，通过对美人的追慕来寄托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也就是说“美人”是屈原的理想化身。屈原怀有兴邦振国的美政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楚国强大统一、人民安康幸福。但由于遇上了昏君，屈原被驱逐出朝廷而陷入困境。在古代社会里，要想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的根本途径就要君臣遇合。而历史上如要实现美政理想就要有君臣遇合的机遇，也就是说贤

8)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85页。

臣一直在寻找圣君。屈原的《惜往日》曰：“闻百里之为虜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中。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此段说明屈原感叹于自身的政治遭遇而没有遇到贤明君主，并认为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如果不遇汤武与桓缪，世间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贤能呢？屈原的一腔报国理想不得不寄托于圣明君主，圣明君主是他必须追求的对象，他在《离骚》开篇写道：“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⁹⁾这里的“美人”正是他心中理想的人或事。屈原在《离骚》中通过超现实的三次“求女”的行动来表达了他的政治失恋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第一次所求之女是宓妃，但宓妃为帝啻之妻，又与后羿有染，用情不一，并不是屈原要追求的“美人”，只有放弃。第二次是简狄，但因媒婆从中作梗，而帝啻先得到简狄，所以简狄也不是屈原心目中的“美人”。第三次是趁少康未与有虞氏二姚结亲，屈原想通过运气得到二姚，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次求亲的行为，因此二姚也不是屈原心目中理想的“美人”。通过三次“求女”失败，可表明这些美人与屈原理想中的“美人”是有天壤之差的，所以，不是屈原追求不到“美人”，而是屈原不愿意取得。

“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因此，屈原的“美人”意象除了“引文”与“篇题”等方法的运用之外，他的书写的成就主要表达的情意的“言志”也是作品成功的另一个延伸。屈原作品的“美人”意象，除了指君王外，还有“美善”与“思君”两种意象的内涵延伸。如王逸《离骚经序》指出：“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¹⁰⁾。屈原作品中的“美人”意象几乎全是刻意经营下的有意之比。如果说《诗经》中的《硕人》、《汉广》等诗篇是“美人”意象的原创者，那么屈原才真正是赋予“美人”生命意象的人，在《诗经》的比兴基础上，屈原能够突破《诗经·硕人》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框架，更能突出表现“美善”喻义的浪漫主义色彩与美善的意喻象征。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臣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堂兮’

9)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0)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¹¹⁾。可以表明屈原是通过弃妇形象进行抒发情感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怨缠绵，如诉如泣。其中《九歌》是反映楚地民俗风情的诗篇作品，在《九歌》中“美人”一词共出现三次，《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兮浩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以“美人”喻君，是用来表现君与臣之遇合的政治暗示，此种比喻方法具有讽谏意识，这也是屈原作品中求女意象的艺术技巧。

《离骚》中有不断出现上天入地、求女飞升的神话情节描写，屈原的学生，宋玉的作品中也同样用“美人”意象喻君，《九辩》中写道：“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¹²⁾作品中的“有美一人”，王逸注曰：“谓怀王也”。由此可见宋玉在写作的技巧上也与屈原的以“托意讽谏”的手法一样。再如屈原的《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远寄言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¹³⁾所以这里的“美人”都是指的君王。屈原采用“美人”意象，在叙写他为实现美政理想而寻求支持者——圣明的君主时，由于周围都是蔽美嫉妒的奸佞小人，而找不到合适的劝说者，而内心怨愤之情无处宣泄，所以用这样的意象表达自己遭到君王废黜之后，不屈不挠寻求君臣之合的努力及失败的悲惨结局。屈原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之义，用男女意象来象征君臣关系，这种以男女喻君臣的象征手法，主要表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在困顿绝望的政治环境中，来寻求共同的人生情绪，寻求明君贤臣知遇的人生路径，构建了一套典型的政治隐喻系统，在古代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特别是身处于动荡时期的韩国文人对屈原作品及精神备受推崇，他们把它作为精神的抚慰剂，纷纷以屈原形象及作品为题材撰文，来表达自己的美好理想不能实现和当时不遇之痛。

11)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3. 韩国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

屈原与其作品从公元4世纪左右进入朝鲜半岛。“高丽文人墨客争先恐后地谈论‘诗变为骚’手口不离楚辞作品。那些为高丽王朝矢志不渝的诸多名人达士，更加尊崇屈原忠贞不二的精神和独立不迁的人格。把楚辞当作精神支柱。”“到了李朝，楚辞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不少文人把自己的怀才不遇与不幸联系到屈原的悲剧命运，通过诗歌抒发同病相怜之情，以美人香草之喻，表达忠臣恋主之情，以及灵活运用楚辞用语、诗句，使作品更加多彩，更有特色。”¹⁴⁾

3.1. 韩国文学作品中屈原形象之诗学内涵

从青少年就开始接触楚辞的韩国文人，尤其是有着流放经历或归隐却保持着清醒的爱国忠贞之心与独立不迁人格的文人都受到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们对屈原人格的赞美始终没有停止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从中我们可看到屈原精神的爱国忠贞倍受文人们的推崇。从高丽至朝鲜时期，韩国大多文人对屈原的崇高之精神依然是以“忠”来定位。

崔致远(857-?)，朝鲜汉文学始祖，字孤云，新罗王京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人。曾受到了良好的儒学与汉文学教育，从小就树立了西浮沧海、入唐游学的远大志向。唐僖宗干符元年(874)18岁时于礼部侍郎裴瓚主贡时进士及第，随后至洛阳浪迹两年，遍游东都附近的名胜古迹。约在干符三年(876)初，崔致远被调授为江南道宣州溧水县尉，正式成为一名富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唐代地方官。在溧水县尉任上，他曾撰有《中山覆篋集》5卷，但此集携归新罗后散佚。崔致远一生经历了唐末黄巢之乱和新罗本国的动乱，

14) 金宽雄、金东勋主编，《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第38页。

“动辄得咎，自伤不遇”，已经厌倦了宦途，无心从政，后逍遥自放于山林之下与江海之滨。他在《荆南》中写道：“遥思屈宋忠魂在，应向风前奠一杯。”此汉诗歌颂的就是屈原的“忠魂”，并且在他的汉诗诗歌中关于此“忠”占了大部分，他在肯定屈原之“忠”精神的同时，也显现出自己对国之忠心与报国无门的内心写照。

金时习(1435-1493)，字悦卿，号梅月堂，又号东峰、清隐等。他在《梅月堂文集》第十九卷中的《楚屈原赞》中云：“楚有屈原，与国同姓，仁于怀王，三闾徙政。出入王陞，万事是正。图议决定，嫌疑政令。监察群下，应对专命，谋行职修，王甚珍敬。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谗诉于上。王疏屈原，屡遭众谤，犹纳说言。冀君采亮，王不听从。卒死秦诬。襄王继立，更重迷妄，复用谗言，江南乃放，哀哉正则。志甚贞谅，宗社将危，不忍见丧，遂怀少石，鱼腹是葬。眇彼汨罗，伤心摇浪。千秋万岁，忠魂谁访。有汉贾生，赴吊惆怅。曰遭不祥，措真举枉。细读离骚，中心漾漾。世虽云远。如接音响。那堪阅史，曾虚惊慌。”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在读《屈原传》时他对屈原的思想、品格的非常崇拜。他认为屈原是一个有理想，有壮志，并忠于楚怀王的人，但遭小人嫉妒进谗于楚王而遭放逐。金时习也有同屈原相似经历，他继承了屈原忠国爱君的精神，继承了儒家之“仁”义的传统，在国家动乱之际，能恪守忠贞、仁义不事二君。金时习也同屈原一样，怀抱理想，他在《壮志》诗中写道：“壮志桑弧射四方，东丘千进而负青箱。欲参周孔明仁义，又学孙吴事威扬。运到苏秦悬相印，命穷正则赋楚章。如今落魄无才思，曳杖行歌类楚狂。”金时习的此诗描述的是自己曾怀有理想、忠贞与现实处境与形象。但怀抱着美好理想与壮志的他何故“命穷”？何故“落魄”？他的“命穷正则赋楚章”与“曳杖行歌类楚狂”正是他真实的写照，理想能否实现，能否改变“命穷”而达到“苏秦悬相印”的境地，完全在于他是否改变忠于瑞王、不事世祖的态度。但金时习宁可牺牲自己的爵禄和美好前程，恪守忠贞的品格也是他崇拜屈原的可贵之处。

洪裕孙(1452-1529)，在《筱丛遗稿》中《次贾谊吊屈原赋》云：“玉贵在璞，金忌披沙。名堕显涂，身絷祸罗。顾余眇末，后千载生。爰揽遗芳，恨

不亲身。泛彼清溜，怀糈发祥。遐思永想，魂驾意翔。言迈苍梧，陈悯雪志。昔蕴异抱，蟠忠壮植。鸣刀在腰，拟割飞廉。雄睇无前，吾刃之铄，焉失归，昧其何故。刮焉失归，昧其何故。溷落无用。魏有大瓠，痴甚觅驴，畏途当前，胡莫折车，众輶并辙，势无持久。出身当先，畴任厥咎，讯曰已矣。二十五年之离骚兮。愤伊变忧兮不得语，临清风兮湘之涘，独徘徊兮将安去，君子所贵者义兮，宁以身为自珍，处昏浊而慕洁，虫犹贵夫丘蚓。况在我之有恃。何不避积群芳而退藏。色斯举兮鸿鹄，雨将舞兮商羊。机不可兮不知。宜夫子之罹此辜也。世蔽美而夸蚩兮。于何矜子之都也，世忘高而外卑，子胡不能而下之。事有固然而或不可兮。箕子为奴微子去之，轻身而重名兮。卒自葬兮江之鱼。楚人哀楚人歌。肴蒸灵兮醪泛蚁。”¹⁵⁾洪裕孙在肯定屈原能够在昏暗的政治环境下，有着美政的理想，始终不与小人合污，宁以身沉江来证明自己独立高尚的忠贞精神的同时，他同扬雄的看法一样，认为屈原不该沉江自杀，君子就应知命不忧，既然知道小人奸臣嫉妒他的才能，就不应露才扬己，不知自我保护。他认为屈原应该象箕子、微子那样“避积群芳而退藏”，以等待时机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因为洪裕孙当时所处的时期正处于党派之争，他所处的清淡派都是失意于现实的政治，好老庄的虚玄，崇尚超俗。他们每聚在一起都是作诗吟歌，酣醉狂舞而求得自我陶醉与安慰。可见洪裕孙同样是用道家思想与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来评价屈原。

姜奎焕(1697-1731)，《贲需斋先生文集》卷之十：《读王仲宣吊屈原赋》：“杨雄反离骚，讥三闾自殒，有曰恐重华之不吾也。洪兴祖曰：‘吾恐重华许原之沈江。而不许雄之投阁，此知言也。然犹不能白其心事。其余贾谊赋所谓远浊世而自灭。浅之为知也。柳宗元赋所自谓知先生者。有二句曰委故都以从利。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堕。又非先生之所志。此几矣而犹未也。独王仲宣赋。能发明先生之心。虽谓之朝暮遇可也。其一篇精神。只在论生死一句。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此先生断断赤心也。古有以尸谏者，先生之意，亦未必不然也。然后太史公日月争光之褒。朱夫子过于

15) 见洪裕孙：《筱丛遗稿》。

忠之评，方有下落归宿。而为信史名言矣。若其沉江自殒，果出于远浊世自灭，只如贾谊之言。抑出于不忍委故者从利。又不忍视其覆堕。只如柳宗元之言。则不过自洁其身者为耳。恶在其过于忠。恶可与日月争光乎。夫忠臣烈士爱君忧国，有可以感格君心，迺续邦命者。则虽杀身而不辞也。屈子之心，盖以为荃心之惑，诚不能格，言不能寤。吾宁赴湘流以死。使吾君闻之。庶几惕然感动。番然悔悟。则死而有格，何如其生而无补也。遂怀沙沈江而不悔也。此忠臣之心，无所不用其极也。吁可悲矣。今之世其有屈子之心者。有几人哉。吁可悲矣。”¹⁶⁾姜奎焕例举了扬雄作《反离骚》目的是来表达对屈原自杀的不理解；洪兴祖对屈原的自杀行为能够理解；但并不真正理解屈子之心事。贾谊认为屈原应远离浊世；也是比较浅显的看法；柳宗元作赋认为最能懂得屈原之死之用心，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懂得屈原之死的忠贞之心的真正含义；王仲宣的赋能挖掘出屈子之精神；太史公评屈原之精神可与日月争兴；朱子认为屈子之忠有过于等等例子。他最后总结到：屈子之死是忠的表现，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天下能有谁那屈原那样为忠而死呢。

李种徽(1731-1797)，他在《修山集》卷十中《读屈原传》云：“一人之生死，关于一国之存亡。则此一国之士也，一人之生死，关于天下之存亡。则此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不恒有于天下，而战国之世，独称鲁仲连为天下士，以其不帝秦也。屈原生于此时，劝怀王亲齐而绝秦。此亦鲁连之心也。其为离骚。上称帝啻，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王事。其王霸之略，已具于胸中。非仲连一节倜傥之士而已也。尝观天下之势，有楚则无秦，有秦则无楚。秦之不能吞天下，以楚之大也，及怀王入秦而亡其六郡也。秦始于敌于天下。怀王入秦，秦又无敌于天下。则以屈原之言不用也。夫一屈原之用，而楚日以削，天下为秦，则用屈原而秦不得志，六国不亡者，又可以执左契也，然则屈原者。而不知屈原之生死，乃系天下之存亡，而非一国之士而已也。司马迁序列六国之士，而每当致慨于人亡国殒之际。如信陵、李牧、屈原传，皆着其死后之年月。于信陵，曰秦闻公子死，稍蠶食。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于李

16) 见姜奎焕：《贡需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牧，曰牧死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虏赵王迁，逐灭赵。而独屈原死数十年，楚为秦灭，其间为稍久。盖屈原死而非独楚亡，六国亦亡矣，其轻重天下。岂信陵死而已哉，故不可以其久而没其由也。所以于其篇末，谨以书之，此太史公之深意也。嗟夫，江滨憔悴之夫，其死生用舍，若无关于世。而天下存亡，实系于其人。又其明于自知，不随世观居，生则被发，死则怀沙。东海之蹈连，则有言而成之者原，世有论天下士，舍是而谁与归，非夫。”¹⁷⁾李氏《读屈原传》高度评价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屈原之死与天下之存亡相关，故屈原乃天下之志士，非国家之志士。李氏还指出“屈原死而非独楚亡，六国亦亡矣”。其认为“天下后世，乃以区区《离骚》，爱君忧国，孤愤独忠之士，以蔽屈原。而不知屈原之生死，乃系天下之存亡，而非一国之士而已也”¹⁸⁾。

成海应(1760-1839)，字龙汝，号研经斋，出身世家门第。世系可追溯到高丽朝，始祖为高丽中尹仁辅。在《研经斋全集》续集册十《史论》曰：“屈原，楚之同姓大夫也，其义侔于箕子比干于纣也。岂可以怀、顷之斥逐，因遂达之他邦哉。太史公及扬雄之徙，何故以原之不之他邦，咎之乎，不可谓识原之心矣。原之自投于汨者，诚过于忠。然彼睠顾宗国，终底于灭亡。宁先自戕而不见也，且《离骚》中援引先王之道，深有得于圣人之传授之心。孰谓文武周公之学。发于是哉。”¹⁹⁾认为屈原是楚国之忠臣，其忠贞之义同如箕子与比干。怎么能够被怀、顷王疏而放逐于他乡呢；太史公与扬雄也因此对屈原之行不解。他认为屈原的自杀行为是有过于忠诚，因为成海应当时处于明末清初易代时代，他为了宣扬朝鲜王朝，极力贬斥清朝，以为朝鲜继承了明朝正统地位。并且当时朝鲜儒林界高举尊王攘夷大旗，表明与清势不两立，而处于19世纪初的成海应依然如其先贤们一样，主张复仇雪耻，而是要恢复明朝江山。因而他高举思明尊周的旗号，倡议复仇雪耻的梦想，本着尊王攘夷的义理精神，满怀着对清之仇恨，诉说着明朝之大恩大德。以颂扬遗民之忠义，

17) 李种徽：《修山集》卷10，《韩国文集从刊》，民族文化推进会，498-499页。

18) 李种徽：《修山集》卷10，《韩国文集从刊》，民族文化推进会，498-499页。

19)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10，《韩国文集从刊》，民族文化推进会。

以寄托其尊周思明的情感。

还有一位高丽朝最著名诗人李奎报（公元1169年-?），他也是最能在诗中反映国家命运的诗人。他在《东国李相国集》中有一篇议论屈原之死的评论文《屈原不宜死论》：“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只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谗，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縲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哭，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而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呼！”²⁰⁾作者认为，做为大臣不该过分强调自己的洁白无垢，这样的“恋主之词”只能表露出自己的名利欲，而将怨恨都转向了君主。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认为臣应该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来尽自己的义务，不该过于强调自己。他们认为晦庵的“屈子之过，过于忠”这句话言之有理。臣过于强调自己，相对来说是冒犯君臣之礼的举止。《史记》概括了屈原的这一面：“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在文中列举历代故事，论述了屈原不应该自杀，这是高丽朝最早批判屈原处世态度的论文。李奎报为了给屈原洗刷冤屈，让后人正确评价屈原，也为了让那些排斥贤臣的君主们醒悟过来，才写出了这篇《屈原不宜死论》。李奎报对屈原的评价虽显过激，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作为新兴士大夫的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在武臣的政权朝廷之上，而为一时太平所采取的韬晦的办法。他在63岁

20)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5，韩国学术情报，2006年版，第63页。

流放时所作的《辛卯正月九日记梦》诗中对屈原的不宜死论中对屈原与贾谊的忠贞的指责做出的反省。

丁若镛(1762-836)在肯定屈原的“忠”的同时,也对屈原之“怨”做出了合理的诠释,在《茶山诗文集·原怨》中说:“君不恤臣,怨之可乎,曰未可也。臣尽其忠,而君不恤,如怀王之于屈平,怨之可也……怀王惑于嬖佞,放逐屈平,平且怆然而莫之愁曰:‘我尽言不讳,恭为臣职而已矣,君之不悟,于我何哉。’则平冷心硬肠,视其君如路人,视其国之亡,如奕棋之偶输者也。故忧伤惻怛,彷徨眷顾,为《离骚》、《九歌》、《远游》之赋,而莫之知止者,天理也,故孔子曰:‘诗可以怨’当怨而不得怨,圣人方且忧之,故察乎诗道而乐诗之可以怨也。”²¹⁾丁若镛与王夫之一样,他认为屈原之“怨”并不是个人被疏远流放的境遇之怨,而是担忧楚国即要覆亡的命运之怨,并进而论证其怨之词的精神主旨是“忠”。认为屈原之忠已胜于个人之生死,其怨是以君国为心,其哀是以民生为念。

综上所述,韩国文人对屈原的评价大多都是围绕着扬雄、司马迁及朱熹的观点的基础上来阐述了自己对屈原的看法。他们以屈原的思想及人格作为他们的汉文学素材。其大多都是在政治失意而遭流放,或因士祸和党派之争而经历着政治不稳定的时局,还有一些是从辞退官职隐居江湖之人,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与境遇来诠释屈原,同情屈子之遭遇,钦慕屈子之忠君爱国之精神。

3.2. 韩国文人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与拟骚作品的出现

韩国拟骚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高丽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屈原所生活的时代相似,皆以诗骚为业。因此《楚辞》更受文人的欢迎并模仿《楚辞》创作辞赋,尤其是以“三隐”为首的崇尚屈原精神的有识之士,常诵吟《楚辞》,其中号圃隐的郑梦周(1337-1392),是高丽末期的文臣,被称为东文理学之祖。1375年,由于金杀害了明朝使臣,高丽与明朝的关系逐渐别有

21) 丁若镛:《茶山文集》卷九,民族文化推进会,1983年版,第14页。

疏远，郑梦周主张恢复与明朝的关系，因反对接受北元的使臣，而遭流放。

当时的高丽内犯频繁，国内的党派纷争，国外明元交替的局势。郑梦周为了国家的局势，没有向李成桂煽动叛乱一派妥协。1392年，郑梦周被反对派赵英珪杀害。郑梦周为了高丽王朝而殉国，他与屈原有着同样的遭遇，当他面临着国家逐渐衰落，无法挽回时，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与国家生死与共，表现了他对高丽王朝的一片忠心。当时李成桂次子李芳远写了一首韩文时调《何如歌》，郑梦周和了一首《丹心歌》：“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可见郑梦周对高丽君主的一片之忠心也是屈原之忠心的写照。他的《思美人辞》就是模仿骚体而作：

思美人兮如玉，隔苍海兮共明月。顾茫茫兮九州，豺狼当途兮龙夜战。
继余马兮扶桑，帐何时兮与游燕。进以礼兮退以义，缙绅笏兮戴华簪。
愿一见兮道予意，君何为兮江之南。²²⁾

李穡(1328-1396)，号牧隐，是高丽王朝的文学家，性理学家，是高丽王朝文学史上三大名家之一，著有《牧隐稿》。李穡的生活年代正处于一个政治动乱，各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展开激烈斗争并祸及整个国家与百姓的生活。但李穡始终以儒家为人治世的要求，忠于高丽王朝，对国家怀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归隐后，不为世俗所玷污，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崇尚忠义之人格。他的这种崇高人格一一展现在其文学作品之中。其中《流水辞》、《山中辞》、《永慨辞》等骚体辞作及《读骚自咏二首》与《辞辨》。

他认为屈原的辞是雅的演变，并对屈原及《楚辞》的接受体现在其《辞辨》之中：“赋近出也，源于三纬，变而骚，骚而后作赋矣。辞出于孔氏，所翼易也。今读其文，韵语甚多，其亦本于广载者与！楚屈原作骚，变雅之流也。宋玉、景差、贾谊继起而赋之，原流于是备矣。汉兴，武帝作《秋风歌》，盖于骚而词益简古。晋处士陶渊明，赋归去来辞，又稍驰聘而视赋则尚

22) 郑梦周：《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促进会，1991年版，第599页。

简，班、马出而包络无余。”²³⁾

李穡的《山中辞》在内容与形式上更与屈原的《离骚》相近。由于不得志，他想逍遥的隐居山中来躲避当时的政乱，但在此期间却总不能忘怀尧舜时期的太平治世，因此，为了排遣自己的烦忧，作《山中辞》：

山之幽兮深深，郁萧森兮潭潭。黄鹄尚不得过其巔兮，截然屹立乎崑岩。
幸其道之揭日月兮，吾依光兮心焉甘。将忘势而内乐兮，日啸倚于南阄。
苦相招而不止兮，忽轩眉而载瞻。款初心之弗竟兮，终岁月以聊淹。²⁴⁾

在屈原的《离骚》中，有屈原被女媭责骂而自问自答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艰难处境的描写。同样，李穡也用这种自问自答的形式为自己辩护，但由于他的想法与世俗相悖，不被世人理解，他希望后人会理解他的想法，于是写下了《永慨辞》：

与言蹙口以出声兮，人谓我其宣骄。辩之好以明道兮，人谓我其，
追明良之歌以失厥躬兮，人谓我其长谣，思凤凰之飞于千仞兮，
人谓我其难要。惟鸱鸢之壤我室兮，人谓我其相嘲。
鄙尘寰之局促兮，人谓我其飘摇，隘名教之准绳兮，人谓我其逍遥，
入我室以宴息兮，妇姑孀兮以胶胶。²⁵⁾

同样他写的《流水辞》也是表达的作者虽然在昏暗的尘世独善其身，但仍不容纳于他，因此借助《流水辞》来表达自己的悲哀。《流水辞》云：

水之趋兮惟下，日百折兮不舍。
不入于海兮何科之停，盈必进兮谁税其驾。
彼行潦之靡不源兮，尚逞威于大雨之火夏也。

23) 见李穡：《牧隐稿》。

24) 见李穡：《牧隐稿》。

25) 见李穡：《牧隐稿》。

《流水辞》与《山中辞》、《永慨辞》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表达自己生逢乱世，怀抱着美政理想却不被采用的忧戚之感，同时也希望忠贤能够各得其所。

同样，上面所提到的金时习，生活在晚于屈原1600多年的韩国李朝时期的他，与屈原同样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常以忠贞不屈的屈原鼓励自己，从其诗文集《梅月堂集》来看，有多首拟骚之作。如《拟离骚》、《拟楚辞九歌四首》、《汨罗渊赋》等骚赋。其中《拟楚辞九歌四首》之中的《檀君》：

帝子降兮香峰，熊虎噪兮毛茸。锡灵剂兮化人，蹇转续兮相嬗。檀君来兮阿丘，臣妾走兮挟车舟。灵续纷兮来游，蹇揖让兮倮倮。明酒兮牺尊，燔黍兮捭豚。击缶鼓兮吹卷芦，奠羞非兮心愉愉。公尸喜兮颜酡，差屡舞兮傚佺。灵降福兮穰穰，蹇欢乐兮无疆。²⁶⁾

金时习的《檀君》是围绕着韩国肇国传说“檀君神话”中的神中的“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檀树下”的一个场面，用想象与联想的手法，将“帝子降兮香峰”的场面渲染得如此热烈，“香峰”成了众神降福欢聚与众神聚宴的场所，如此生动的场面描写，简直就是屈原的《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的再版。

金时习诵读《离骚》作《拟离骚》，运用《离骚》中的句子，引用芳草名与古楚语，与《离骚》一样前半部分讲述自己的生平，并讲述自己的才华不被所用，忠诚之心不被君王理解，与君王疏远而被流放。其中的后半部分为：

天地无垠生有极兮，人心反复竟难测兮。
怀瑾握瑜卒罹辟兮，服兰佩茝终可异兮。
天命不可度人情难谓兮，清白所直大人所贵兮。
吾告堵敖以不长兮，宁溘死而不讳。
曲虽终而语绝兮，谅余情之难既。

金时习的《拟离骚》与《离骚》的构思相似，他以“怀瑾握瑜卒罹辟兮，服

26) 金时习：《梅月堂集》，汉韩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

兰佩茝终可异兮”来表达自己有着优秀的才能，因不被采用而无法施展自己的远大理想之抱负的痛苦之情。

金时习还运用了《天问》问天的形式，写了《拟天问》。但没有屈原的《天问》规模宏大，频频而发问，他的《拟天问》只对“天”进行了三问：

一问天何故，殃祥或不均。帝言予顺理，汝语太无伦。
运否奸邪纵，时乖圣哲沦。旺衰皆有数，如岁有冬春。
再问天何故，雍熙不久衰。帝言畴已解，汝黠更多痴。
处治常思乱，居安必虑危。但能如此守，隆替作通歧。
三问天何故，多般物不齐。帝言均赋予，汝不识端倪。
一理元无与，千差反自迷。故能俱遂性，得角翼牙蹄。

在之三问之中，针对帝王纵容奸邪，时乖圣哲沦，狡黠多痴，处治思乱等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无情地批判。金时习的崇屈学骚之作大多以充沛的感情，丰富的联想，充分表现了他对屈原楚骚的钟爱。

综上所述，可表明韩国文人通过对屈原形象与屈原作品的解读，使他们更能透彻的诠释自己理想不能实现与时代之痛。特别是以“美人”这种隐喻手法的文学创作。

4. 韩国诗歌对“美人”意象隐喻关系的接受

屈骚中的“美人”意象隐喻方法十分普遍，大多都是描写对美人的爱慕来比喻作者对理想的追求，以男女之情来比喻君臣关系，用男女意象来象征君臣关系，以“美人”意象来表达对君主的一片忠心。屈原的这一忠节，感染了韩国古代文人们，特别是高丽时期与朝鲜时期的文人与屈原一样，他们生逢乱世，但都怀有对君王赤诚之心，却遭异党或小人所害，或在仕途上不受重用，只好将一腔愤懑之情寄予在作品之中，含蓄婉转以“美人”来比喻君王，表达出自己昼夜思念，却不能相见的痛苦，又同时委婉表达出自己对君王的忠心的同时，

又表现出对仕途坎坷的哀叹。

韩国文人在屈原的《思美人》、《离骚》等作品的影响下，高丽末期与朝鲜时代出现了大量的以“思美人”命题的辞赋。本节主要以高丽时期诗人郑梦周与朝鲜时期诗人郑澈的诗歌作品为例，来论述他们诗歌中“美人”意象的隐喻关系。

4.1. 郑梦周对“美人”意象的接受

在高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也屈原所处的时代相似，因此当时的文人都纷纷诵读与研究《楚辞》，并且很多文人模仿《楚辞》创作辞赋，特别是“三隐”之首的忠节之士-----圃隐郑梦周（1337-1392），字可达，初名梦兰，谥号文忠。是高丽末期的文臣，被称为东文理学之祖。1375年，由于金杀害了明朝使臣，高丽与明朝的关系逐渐别有疏远，郑梦周主张恢复与明朝的关系，因反对接受北元的使臣，而遭流放。他以“美人”而命题的《思美人辞》：

思美人兮如玉，隔苍海兮共明月。顾茫茫兮九州，豺狼当途兮龙夜战。
 继余马兮扶桑，帐何时兮与游燕。进以礼兮退以义，缙绅笏兮戴华簪。
 愿一见兮道予意，君何为兮江之南。²⁷⁾

这首《思美人辞》的句中用了大量的“兮”显然就是模仿屈原的《思美人》的句法而作。虽然这首诗的内容表达的是对中国浙东佩玉斋郑士安的思念而不能相见的心情，而且这里的“美人”指的并不是“君主”，但两首辞在篇首与篇尾是相似的。屈原的《思美人》与郑梦周的《思美人辞》的篇首都是以“思美人”来起兴的，如屈原的《思美人》以“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开头，郑梦周同样以“思美人兮如玉，隔苍海兮共明月”开头的，这两句都是表达对美人的顾盼之情。屈原《思美人》的结尾是“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与郑梦周《思美人辞》的结尾是“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何为兮江之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

27) 郑梦周：《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促进会，1991年版，第599页。

妙，虽然表达对象不同，但同样都是表达对思慕者的忠诚之心。

郑梦周《思美人辞》与屈原的《思美人》表现方式最突出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是用男女关系之情来隐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郑梦周与屈原的作品里的“隐含读者”相同。这里所说的“隐含读者”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读者，是作者在作品中假设和希望的读者，也就是君王。因此屈原与郑梦周一样，希望君主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幡然醒悟，认清现实，能够重新受到重用。如他辞的第五句：“继余马兮扶桑，帐何时兮与游燕。”暗示高丽王朝将要灭亡，君主的行动也受到限制。表达了郑梦周希望恭愍王看到以后，能够早点清醒，来拯救高丽王朝。

屈原的《离骚》、《抽思》、《思美人》所表现的好像都是男女相恋之情，但还是有细微差别的。《离骚》所表达的是对美人的追求，《抽思》表现出对爱人的思念，而《思美人》则表达了对美人遥不可及的郁闷。这三首诗都是屈原将自己美好的理想寄托在所追求的美人之上，并向美人表达自己悲哀急切之心情。这就是屈原的“美人”意象之手法，寄情于物、托物言志。这种意象手法也形成了文学中的隐喻传统，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郑梦周的《思美人辞》，也承继了这种手法，在他的开篇便是表达了自己思念之情：“思美人兮如玉，隔苍海兮共明月”，表达出相隔很远而不能与君王相见，只能抬头望月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接下来的“顾茫茫兮九州，豺狼当途兮龙夜战”，所描写的是他对奸臣当道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对当时高丽王朝的隐忧。辞中借“美人”意象来寄托了身处内忧外患的郑梦周不与当时小人同流合污崇高品质。他的《思美人辞》所描写的男女之情较为弱化，思念美人的句子和感情语句也比较少，主要表达的是现实残酷而不能与美人相见，这些描写也是本辞赋的重点所在。因此，整首辞表达的是哀叹与倾诉。

一方面，郑梦周的《思美人辞》所表达的思念、哀忧、遗憾的情感与屈原的作品愤满之哀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从《思美人辞》中还可看出，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屈原的《思美人》基本是相同的，始终把屈原的竭忠尽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既在为屈原感到不平，也是在哀挽自身的怀才不遇，而郁郁不得志的落寞情怀。

4.2. 郑澈对“美人”意象的接受

在朝鲜时期又掀起一股崇屈学骚热潮，郑澈（1536—1593），是朝鲜李朝时期著名的歌辞大家，他的歌辞创作开拓了朝鲜语歌辞创作的新阶段。他的诗歌创作时期正值朝鲜学骚热潮的时期，当时很多著名诗人都通过引用楚辞的诗句来歌咏屈原的忠魂，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风潮当然浸染到郑澈。

黄昏有佳期，吾与美人期。剑阁本来坦，太行何事危……
《江界谪中次梁青溪（大樸）韻》

不才无补圣明时，老去情怀酒独知。客路诗山织月上，黄昏更与美人期。
《诗山客馆》

此诗是郑澈55岁时被流放到江界时所作，其中“黄昏有佳期，吾与美人期”引用屈原“美人”意象暗喻君主，并引用屈原《离骚》：“日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以及《抽思》中的：“与我诚信兮，日黄错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盼兮，反既有此他志”之句来表达思念君主之情。而“黄昏更与美人期”表达是作者再能为君主效命，即使是“美人”羌中道而改路，但他为效命的忠心始终不会改变的。同时郑澈也借用了屈原的《离骚》的表达自己与屈原相同的怀才不遇之感。

秋风乍起愁枯竹，岭月初生是美人。不觉依然成再拜，孤臣此夜白鬓新。
《月夜作》

万事如今各白头，夕阳西下水分流。蓬山何去美人在，江月欲生江树愁。
《舟中口号》

三千里外美人在，十二楼中秋月明。安得此身化为鹤，统军亭下一悲鸣。
《咏怀》

由上几首诗句中可看出，郑澈不论是在地方担任官职或遭到流放、贬谪，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诗中的暗喻为君主的“美人”。

他的《松江歌辞》是韩国最早的韩文诗歌集，其中收录了《关东别曲》、《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星山别曲》、《将进酒辞》等歌辞。朝鲜著名作家文人认为郑澈的朝鲜语歌辞是跟中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离骚》是比较相似的。金万重(1637-1692)在他的文学评论集《西浦漫笔》中指出：“松江关东别曲、前后思美人曲，乃我东邦之离骚，自古海左之真文章。”²⁸⁾金春泽(1670-1717)在他的《北轩集》中指出：“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于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上，庶几追配屈平之《离骚》。”²⁹⁾李选在《芝湖集》中指出：“虽屈平之楚骚，子瞻之词赋，殆无以过之。”金尚肃(1717-1792)在《思美人曲帖跋文》中指出：“忠爱之怀，托以怨女之词，使千载之下，读其文者，如诵屈子之辞，则掩卷流涕。”他们的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屈原的《楚辞》早已广凡地流传在诗人文人之中，并可看出郑澈与屈原之间的可比性。

屈原和郑澈的作品表现方式最相似之处就是用男女之情来隐喻君臣之间的关系。郑澈的诗歌中这种男女之情描写也更为明显，在诗歌中这种思慕美人的诗句和情感大量出现，并且他的代表性诗歌中的这种情感描写已经达到了极致，从字面来看，前后《思美人曲》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单纯的表达男女爱情的诗篇。

郑澈进行歌辞创作的前后时期就也是在朝鲜出现学《楚辞》热潮的时期。当时，郑澈的老师河西金麟厚是一位精深《楚辞》的文人，故屈原及《楚辞》自然而然的会影响到郑澈思想和创作。在郑澈的《楚江渔夫》写到：“楚江鱼夫，切莫钓江中鱼，屈三闾冤恨，葬鱼腹之中。钓鱼可煮吃，切莫煮鱼腹忠魂。”（《增补松江歌辞遗稿》）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屈原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颂扬了屈原的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并对忠臣屈原的无限尊重

28) 见金万重的《西浦漫笔》。

29) 见金春泽的《北轩集》。

之心情。郑澈在他的《续思美人曲》以描写女主人公决心死后变为楚怀王的传说的“暮雨”作为结束自己的歌辞的。郑澈的前后《思美人曲》同屈原的《离骚》、《思美人》在其基本艺术形式是极有相似之处的，如果说屈原是通过《离骚》和《思美人》来表达希望楚怀王能够尽早悔悟，奋发图强，报仇雪耻，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郑澈也通过前后的《思美人曲》表达了希望宣祖王能够尽快醒悔，采取贤明的政治政策的急切心情。两位诗人都以对君王恋恋不舍之衷情的描述，借以表达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之迫切心情。当两位诗人在描写理想和希望破灭时而产生极度的冤恨时，他们所表现的不是消沉，而是更加憧憬神话世界，以奔放的热忱的态度，进入想象世界。屈原的《离骚》和《思美人》的抒情主人公驱使雷电风云，驾驶着玉龙，坐着华美的车子，上天入地的描写，充分表现出自己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已感到失望，但又要坚持追求自己的美好理想的强烈的愿望。郑澈的前后《思美人曲》描写的是抒情主人公在幻梦世界去寻找他的美人，当没有达到愿望时，一面深感失望，一面仍然对所追美人的恋恋不舍。屈原的《离骚》和《思美人》的抒情主人公下定决心将自己化为彭咸，来表达自己对君主的忠臣之义。郑澈的前后《思美人曲》的抒情主人公同样也来表达对君主的忠贞之诚心。

屈原的忠君爱国的精神感染了朝鲜时期的许多儒学文人们，因此出现了许多忠臣恋君题材的诗歌，如金春泽的《别思美人曲》，李真儒的《续思美人曲》等，都是通过“美人”意象的描写，表达忠君爱国之情感。

5. 结语

在中韩文化漫长历史岁月的交往中，屈原及作品是随着《文选》而进入韩国古代文学之中，然后又因为汉文学与科举制度影响下，使得屈原伟大的人格与作品跨越时空，影响了韩国的历代文人。韩国古代文人在继承屈骚的“美人”意象的比喻手法的基础上又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还在各自作品中所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在高丽时期对屈骚体的模

拟，还是朝鲜时期对骚体的研究，韩国古代文人所表现的是在难以兼济天下而又无法独善其身的困顿的时期，他们的骚怨情怀因此复兴。他们的骚怨情怀主要体现为二点：一是美人意象的贞节自持；二是对君王的期望和对当时政治的关心。由于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但仕宦之途受阻而遭到贬谪不遇贤君的失望，于是乎产生的时不我予，美人迟暮的悲伤情怀跃然于诗文之中，落寞的心态体现在骚体作品之中，在写作上自然体现出屈骚悲怨的精神，情感也难免会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悲怨情感。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着相似之处，而他们本身的修养、人格等因素也都与屈原有着相同之处。特别是屈原作品中的“美人”意象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他们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来取熔楚辞，自铸伟辞，丰富了和充实了文学发展，也为楚辞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참고문헌

- (宋)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 (宋)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10，《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推进会。
- 李穡：《牧隐稿》，民族文化促进会，1991年版。
-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5，韩国学术情报，2006年版。
- 李种徽：《修山集》卷10，《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推进会。
- 郑梦周：《圃隐集》，《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促进会，1991年版。
- 丁若镛：《茶山文集》，民族文化推进会，1983年版。

<Abstract>

The Korean ancient poets accept the "beauties" image of Qu Yuan

Ding Hailing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women images created in the Fu of Qu Yuan, in which the image of 'the beaut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This imag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e book of songs', in which it referred to person in real life. Qu Yuan was the first one who consciously compared 'the beauty' to the good politics and capable and moral monarch in the Chinese poetry history, for which he suffered many setbacks, however, his spirit was highly admired by people. The image of 'the beau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terature in later times an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ecome the literature model imitated and learned by writers in all ages. When the works of Qu Yuan entered into the Korean literary circles with '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Korea was similar to the Chu country. The writers and celebrities in Korea had to look for some mental consolation under this unrest and corrupt social environment. Qu Yuan's loyalty and patriotic to his country in his works was highly respected. His personality reflected in his choice of death and his pursuit of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ministers deeply influenced the Korean writers in all ages. They wrote lots of poems which imitated or paid respect to the works of Qu Yuan. Lots of works used 'the beauty' image as their content during the Korea and North Korea periods,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etry.

Key words : Qu Yuan, Korean poets, 'the beauty' image, acceptance

투고일 : 2016년 7월 15일, 심사 : 8월 8일 ~ 8월 18일, 게재확정 : 8월 22일